

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英明的预见

革命斗争回忆录

英明的预见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六一年·西安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• 6 印张 • 106,375 字

1961年6月第1版 • 196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125,000 定价: (5) 四角三分

统一书号: 10147.178

封面設計：張守義

目 次

爷台山反击战.....少将 程悦长 (1)

英明的預見.....少将 袁学凱 (11)

——記毛主席在1947年撤离延安前夕的一次談話

延安保卫战七昼夜.....少将 关威志 (21)

战斗在延河兩岸.....王德清 (31)

青化砭伏击战.....張沛然 (41)

胸中自有雄兵百万.....閻长林 (50)

——記毛主席在陕北战争

毛泽东思想是胜利的源泉.....少将 程悦长 (108)

——記陕北三战三捷

三战三捷.....中将 郭 鵬 (132)

过“山坳”.....中将 罗元发 (163)

——忆沙家店战役

宜川大捷.....少将 张开基 (172)

爷台山反击战

少将 程悦长

1945年7月，麦田早已收过，糜、谷、稻子正在扬花、吐穗。山坡上下，碧波千顷，预告着又是一个丰收年。我们新四旅十六团驻扎在陕甘宁边区延安分区的甘泉、鄜县一带，眼望着自己亲手栽种的庄稼，漫山遍野，即将丰收，指战员们万分喜悦。

一天中午，在地里锄草的战士们已经吃罢午饭，各人拣个阴凉地方休息去了。营、团干部们抽午休时间从地里回到团部研究秋收问题。我当时是新四旅十六团的团长。大家正谈得起劲，机要员突然走进窑洞，把一封电报递到我的手中。这是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转发军委的一封万万火急的电报。我望着电文，只觉得浑身血管在急剧地膨胀。原来7月21日拂晓，国民党暂编五十九师、骑兵第二师突然向我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阵地袭击；我驻关中七七一团六个连进行了英勇自卫，战斗至23日，阵地屹立未动。敌即以预备第三师投入战斗，至27日晚，我因予敌以

重大杀伤，且众寡悬殊，即撤出爷台山。軍委命令我們即刻增援关中，具体任务到馬栏領受……我尽量按捺着心头的怒火，把这一消息告給了同志們。同志們压不住心头的怒火，大罵蔣介石：

“蔣介石真卑鄙！咱們八年抗战，他却搞磨擦，鬧反共，一直沒有断过。現在抗战胜利已成定局，又乘机向边区动起武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

常祥考政委对我說：“老程，你看是不是让各营干部馬上回去，把部队带到小山子集結，什么时候赶到呢？”

說实話，我正为時間問題发急：駐康庄和付村川的部队，距团部五六十里，近的部队离团部也有二三十里，这陣战士們又都下地了，滿山滿坵都有人。而集合队伍，傳達任务，回駐地携带武器和給养，安頓留守人員，这一切都需要時間。我看了看表，說：“現在还不到四点，你們馬上回去集合队伍，另外叫通訊排多派几个騎兵通訊員，分头通知远处的部队，無論如何，八点以前要赶到小山子。”

全团在迅速地集結着，远处的軍号声，近处的哨子声响不絕耳。战馬重新备上了鞍轡，挺立在主人身旁，抖动着鬃毛，不时仰起头，发出出征前的嘶叫……

部队从四面八方小山子村对面山坡上一块空地上集結。战士們有的光着头，有的只穿一件褲衩。看得出来，他們是一手丟下鋤头，一手撈起武器和子彈袋就跑来的。从他們那紧咬的嘴唇，那严峻的神色，可以看到一团团憤

怒的烈火，正在戰士們心中燃燒。

時間快到九點，應該出發了，我只對戰士們簡單講了幾句話：“國民黨反动派不讓我們打日本鬼子，又不讓我們進行和平生產，現在他們已經把血手伸進了邊區的大門。保衛邊區，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，這是最光榮的任務。大家都沒吃晚飯，已經走了六七十里，今晚還得走一通夜。從這裡到馬蘭是三天的路程，我們一定要兩天趕到。任務緊急，我不多講了，出發！”

黑夜吞沒了村莊、田野，天空閃動點點繁星，長長的行軍行列出動了，向着關中分區——馬蘭疾速地前進……

二

部隊晝夜兼程，只一天半的時間就趕到了馬蘭。

到馬蘭的第二天，我們集團軍的張宗遜司令員、習仲勛政治委員和我們的旅首長，召集了個幹部會議，向我們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。指出這些年來，頑固派在邊區周圍，經常以“打野外”、“抓逃兵”等為借口，肆意製造磨擦，並且經常在我關中分區奸淫擄掠，無所不為。對於這些事件，我們為了團結抗日，一忍再忍。反动派狼子野心不變，這次又調集大軍，侵占我峽台山陣地和周圍的四十個村莊，他們的目的是：奪取我關中分區，箝制陝甘寧我軍向日寇的全面反攻，以挑起罪惡的內戰。

事情已經很明顯，我們如果不給予堅決的回擊，不僅

关中分区群众的愤怒不能平息，而且国民党必然会得寸进尺，内战危机就要加剧。毛主席教导我们，对待敌人，我们的方针是：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”

会议上，首长们特别强调地指出：为了在这次反顽斗争中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，必须继续严格地执行毛主席指示的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政策。反击开始后，要求在我们的境内不让一个敌人跑掉，但我们也绝不越过界线一步。

我军决定选择爷台山为战斗的主要突击方向，兵力部署是：新四旅五个营配属警一旅三团，一营附山炮一门为主攻部队；七七一团在左，警三团一营在右，我们十六团居中。三五八旅为助攻部队，集结于凤凰山、照金一带的机动位置，准备打击反攻的敌人。教导一、二旅集结于岭湾、上畛子地区，为战役预备队，严密监视东西两面的敌人，保障我军后方的安全。

制定作战计划的那天下午，旅首长把班长和党小组长以上的干部集合起来，讲关于攻打爷台山时的战术方面的问题。他挥动拳头对大家说：“打国民党这号敌人，就是要猛、要狠、要准！攻击的时候，不能象茶壶里倒开水，老半天倒那么一点点，要象提着一满桶水猛向热锅里倒的那样架势——手榴弹一响，你的刺刀就得捅到他的肚皮上……”首长讲到这里，下面的同志顿时活跃起来，眼睛

里放射着异样光彩，一个个骄傲地挺起了胸脯，仿佛只要一声命令，纵使爷台山是虎穴龙潭，同志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冲进去。

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细致而紧张地进行着：指挥员们反复查看了地形，各部队夜间战斗的演习活动也紧张地开展起来……

关中分区的广大群众踊跃投入了这次保卫边区，反击顽固派的斗争。他们不顾个人安危，主动为作战部队作向导，为部队烧水做饭，组织担架，抢救伤员，而且还组织了許多游击小组和爆破组四出活动，配合部队守卫边防，不断地袭击国民党军队。这一切，大大地鼓舞了战士们们的胜利信心。

三

8月8日夜十二点整，我军向爷台山守敌发起攻击。

夜，黑洞洞的，分不清山川，也分不出远近。雨簌簌地下着。战士们用被单把枪裹起来，而自己却让雨淋着。山沟泥泞难走，战士们走着尽摔跤，然而部队战士情绪很高。大家心里明白，这样的雨夜，正是奇袭敌人的绝好机会。

十一点多钟，一连摸进了爷台山敌人的前哨阵地——胡家嘴。敌人哨兵毫无准备，被我尖兵班的两个战士，猛扑过去，刺刀在眼前一晃就缴了械。部队顺利插进了阵

地，只見一間棚屋里亮着灯，几个国民党軍官正在打麻将。十二点光景，三顆紅色訊号彈升起，攻击开始了，一声手榴彈的巨响，几十把刺刀分头逼近了敌人的胸前。一枪未发，这个前哨陣地及其守軍一个排就这样給搞掉了。

按照事前分工：二营除五連負責攻占爷台山主陣地西側的几个工事、全营主力作全团机动部队随时增援一营；三营在豹子沟至二王庄之間設伏，准备爷台山的守敌向方里鎮方面南逃时截断其归路；攻击爷台山主陣地的任务我們交給了一营。此刻，一营营长任英魁带着二、三連早已繞过前哨陣地，从沟里爬上嵯岬，直插到爷台山主陣地上。乘敌人沒有发觉，二連战士们迅速、机警地占領了距主碉一百多米的独立屋，准备在这里发起攻击。

守备爷台山的是胡宗南所屬暫編五十九师的第三团第三营，有三个步兵連，一个重机枪連，另有配屬的第二营的加强連——第四連。这个第四連，是国民党軍里固守陣地有名的“常胜軍”，最近才从临洮、岷县一带鎮压“民变”回来，因屠杀人民有功，师部給了每人四万元伪币的奖金。这次他們自动要求守备爷台山主碉，团部又奖給他們每人一万元。这个連的官兵的徽章里側都印有“党卫”二字，意在仿效希特勒的“党卫軍”，效忠于蒋介石的法西斯統治。一营碰到的对手是个极頑固的敌人。

雨停了，东方渐渐发白，四面山头上兄弟部队向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枪声爆豆子似地响着。这时，守备主

碉的敌党卫第四連一股，突然蜂拥冲了出来，想夺回独立屋，企图把我們压到沟里去，以減去对主碉正面的威胁。二連的战士們知道，这个独立屋是我軍全歼爷台山守敌的立脚点，如果守不住，就要影响战斗的全局。他們在連长刘光荣同志的指揮下，时而在屋內与敌人作战，时而冲到屋外和敌人搏斗。敌人主碉里的机枪不停地射击着，二連的伤亡越来越大。連长刘光荣同志壮烈牺牲了。排长范文生同志繼續率領战士們坚守着独立屋，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鎖，后面的彈药补充上不来，战士們就从牺牲的同志身上，从敌人的死尸上拣起手榴彈和子彈繼續打击敌人。上午九时，终于守住了独立屋，全歼敌人一个排。

与此同时，設伏在南綫的三营正和敌人进行着一場有趣的斗争。他們剪断了爷台山守敌和駐方里鎮敌人师部之間的电话綫，把綫接到我們的机子上。三营营长楊兴国同志搖通了爷台山敌人指揮所的电话，只听耳机里嚷叫：

“你是师部嗎？我是山上，共軍攻击猛烈，那些人簡直不怕死，再不派援兵，陣地就要丢……”楊兴国同志故意說：“老兄，沉着点，沉着点，我是师部作战处长，現在正給你們調援兵，明天才能赶到，师长命令你們無論如何要坚持到明天……”“咔”的一声，对方甩掉耳机走了。楊兴国同志又挂通了敌师部的电话：“师部嗎？我是山上，陣地沒有問題。是的，共軍伤亡很大。奖励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”

这一摆布，为主攻部队争取了时间。

东西兩翼的敌人陣地很快全部被我攻占。但是，爷台山主陣地上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，一营的伤亡越来越大，我們通知一营打算把二营四連增援上去，通訊員回来說：“一营的同志們打得很頑强，他們决心为牺牲的同志报仇，不消灭敌人决不下火线。任营长叫我轉告首长，这次是在家門口打仗，死也要拿下爷台山陣地。”

上午十时許，我們的山炮也向爷台山开始轟击，硝烟弥漫了爷台山的制高点，密集的机枪子彈也向敌人陣地飞去。兄弟部队三五八旅八团二营六連由副营长率領也投入了战斗。王旅长在这个时候向我們下达了总攻的命令。

此时，任英魁同志重新組織了全营的兵力和火器，帶領战士們向主陣地連續冲击。主陣地居高临下，工事构筑在断崖峭壁上，分三层由敌党卫第四連和一个重机枪連把守着，又是敌人营指揮所。然而强烈的复仇情緒，毫不动摇的必胜信念，鼓舞着战士們奋不顧身地冲了上去，冲到崖壁下，便搭起人梯往上爬，沿着一层一层的工事，与敌人拚手榴彈和刺刀。陣地上黑烟滾滾，刺刀揮舞，战士們越打越勇，蔣介石的党卫連根本不是对手。就在这短兵相接的搏斗中，我們的战士們一层一层地攻了上去。战斗到十一时，全歼了爷台山上的守敌。我除收复爷台山和附近四十一个村子全部失地外，全歼敌五个整連和一个营部。

胜利的紅旗，插上了失而复得的边区土地上。

四

爷台山战事结束后的第三天，一个美军“調解組”自西安前来进行所謂“現場調查”。他們的目的，无非是寻找指責我軍、为国民党开脫內战責任的“証据”。习仲勋政委命我陪同他們到陣地上去实地看看。我們来到爷台山上，这里的証据的确遍地皆是，我随手指着那些裝美国子彈、炮彈的箱子，并拣起有着U.S.A字样的榴彈炮彈片，美造子彈壳交給他們說：“請看，这都是貴国援助国民党军队的武器。国民党就是依靠了你們援助的軍火进攻我們边区，发动內战的。”那几个美国人张口結舌，窘态毕露。接着他們故作鎮靜地又在战壕内外搜索了一圈，結果当然什么合他們心意的“証据”也沒得着，只好狼狽地回去了。

爷台山反击战胜利后的第五天——8月14日，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了。这天下午，我們在爷台山上追悼了牺牲的烈士們，接着又召开了軍民联欢大会。人們一个个热泪盈眶，高兴得說不出話来。当地群众給部队送来了大批的慰劳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团原来駐扎的康庄的那位老支部书记——我們都叫他袁老支书，也赶着几十头毛驢，从二百里路外，把我們部队出发时来不及集中和带走的武器、衣物統統送来了，說部队打頑固派要用，还送来了許多新鮮猪肉。群众这种热情盛意，深深感动了部队每一个同志。

天空是明朗朗的，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祖国的锦绣山河，照耀着人们激动的面孔，会场上吼起了雷动的口号声！

“庆祝抗战胜利！”“庆祝爷台山反击战胜利！”

“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，实现国内和平！”……

有几个战士，当时就编了一段顺口溜：爷台山，高又高，顽固军背地放枪来进攻，妄想把内战挑。边区军民同奋起，缴他的枪和炮，连蒋介石的孝子党卫军，一个也跑不掉。蒋介石，胡宗南，我们教训你，再要搞磨擦，用爷台山的例子给你瞧，给你瞧……

（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稿）

英明的預見

——記毛主席在1947年撤离延安前夕 的一次談話

少將 袁學凱

“毛主席萬歲！”

每時每刻，有多少人在這樣激動地歡呼！有多少人用大字把它寫在紙上！又有多少人這樣熱情地歌唱着！不管是遠在天邊地角，又有多少人心里這樣祝福，日夜懷念着毛主席阿！我也和億萬人一樣，時常想念着我們最敬愛的領袖。每逢這樣的時刻，我總回想起主席的接見；一想起那次接見，我就好象又坐在主席的身邊，看見了他那健康慈祥的面容，聽到了他那親切的教導，全身增添了無比的力量！

那還是1947年的春天。我們西北地區的人民解放軍，正在日日夜夜和進犯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匪軍戰鬥着，保衛着親愛的黨中央、毛主席和革命聖地延安。保衛延安的戰鬥，已經激烈地打了六天六夜。我們新四旅在隴東西華池戰鬥勝利結束以後，正駐守在延安近郊，掩護黨中央、

各机关和人民群众安全轉移。

3月14日下午，我正在团指揮所和几个领导同志研究歼灭敌人伞兵的作战方案，忽然接到電話說：毛主席要接見旅首长和我們。开始我真以为是自己听錯了。在这样紧急的局势下，有多少重大的事情要主席亲自处理呵！主席怎能抽得出时间来接見我們呢？

原来，那天上午，从我团調到党中央做警卫工作的閻长林同志来看望我們。閑談間，大家流露了渴望看到毛主席的心情；誰想主席知道后立刻就答应接見我們。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訊！我立刻向旅首长报告了，并安排了一下工作，急忙和同志們一起向王家坪走去。

延安虽然經過敌人几天的疯狂轟炸，但除了給这座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些彈坑以外，看起来比以往更加雄伟可愛了。宝塔山上的宝塔还是那样高高地聳立，延河水照旧嘩嘩地流着，看不出和平时有什么兩样。延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正在鎮靜地、非常有秩序地疏散。扛着各式各样武器的民兵游击队迎面而来，他們雄赳赳气昂昂地迈着整齐的步伐。老乡們吆着馱載粮食、物資的牲口，不慌不忙地走着。……不知怎的，一想到我們很快就要撤离延安，心里总有一种难言的滋味，不甘心白白把延安让給敌人，感到好象对党、对毛主席沒有尽到战士的責任似的。毛主席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一定很忙、很辛苦。……我这样想着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毛主席的住所。